



诺贝尔文学奖大系

—— 1937 年 ——

蒂博一家 (三)

〔法国〕马丁·杜·加尔◎著

胡菊丽 邢洁◎译

〔法国〕 马丁·杜·加尔◎著

胡菊丽 邢洁◎译

蒂博一家

(三)



马丁·杜·加尔

Martin du Gard

(1881—1958)

1881年3月25日生于巴黎西郊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少时聪颖，爱好文学，1899年考入巴黎国立文献学院求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表了两篇小说：《成功》（1910年）和《让·巴鲁瓦》（191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马丁·杜·加尔应征入伍；1919年回到巴黎，从事戏剧活动；1920年春天开始酝酿长篇巨著《蒂博一家》。《蒂博一家》共八卷——《灰色笔记本》（1922）、《教养院》（1922）、《美好的季节》《诊断》（1928）、《索莱丽娜》（1928）、《父亲的死》（1929）、《1914年夏天》（1936）、《尾声》（1940），从1922年开始写作，直到1940年全部完成。此外，他还有《勒路老爷的遗嘱》（1914）、《非洲秘闻》（1931）等剧本。1937年，马丁·杜·加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Martin du Gard

1937

“他在长篇系列小说《蒂博一家》描述了人性冲突以及现代生活的一些基本方面，其中所展现的艺术力量和真理性值得褒奖。”

第七卷 一九一四年夏天

1

· 雅克觉得很累，为了保持原有的姿势不变，他挺直了脖子。除了转动一下眼珠，他哪都不敢动。他用充满怨恨的眼神死死地盯着那个折磨他的人。

帕泰尔松一手拿着调色板，一手拿着画笔，猛地向后退至墙根。他前面三米之外放着一个画架，他正摇头晃脑地端详着放在上面的画布。雅克心里想：“他这样的人也会画画，真是运气好啊。”他用余光扫了一眼手上的手表：“天黑以前我就得把我的文章写好。不过，这个家伙到现在竟然还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真让人着急啊！”

天气闷热得令人喘不过气。火辣辣的阳光从玻璃窗户射了进来。这间旧房子位于顶层，以前是厨房。这栋楼的旁边是一座大教堂。站在这里能将全城尽收眼底，但无法看到日内瓦湖和阿尔卑斯山。只能看到一片耀眼的六月蓝天。

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两张草垫并排铺在一个倾斜的天花板下

面。旁边的墙上有几根钉子，上面挂着几串肉，生锈的炉子旁、背筐的上面和洗碗槽里都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搪瓷脸盆、一双破旧的鞋、一个装满空颜料管的烟盒、一把带有青苔并发硬的刷子、一只插着两朵已经凋谢的玫瑰的玻璃杯、一只烟斗。墙边的地板上放着卷着的画布。

那个英国人光着膀子，双唇紧闭，呼吸急促，似乎是刚跑完步。

“真是不容易……”他喃喃自语地说着，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那北欧人般白皙的上身汗珠闪闪发光。肌肉在细腻的皮肤下跳动。精瘦的胸腔下面有一块倒三角形的腹肌。他穿着快被磨破的旧长裤，大腿肌肉因过于紧张而在颤抖。

“没有香烟了。”他轻声叹息道。

雅克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三根香烟递给他，画家就一边画画一边抽烟，不一会儿烟就抽完了。从昨天晚上起，他就没有吃东西了，胃在一阵阵地抽搐着，但他早已习惯了这样。他在想：“额头这么闪亮，这白色的颜料够用吗？”他看了看扔在地上的白色颜料管，管子已经被挤得像铁皮一样又扁又平了。他的颜料都是从纪兰那购买来的，他已经欠他一百多法郎了，这也幸亏以前是无政府主义者现在是社会主义者的纪兰是一个好同志。

帕泰尔松朝他画好的肖像画做了个鬼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仿佛这里只有一个人似的。他拿着画笔在空中比画着。突然，他的蓝眸向他同伴雅克的额头投去急切的目光，因为激动，他的目光像看见猎物的老虎，令人害怕。

雅克心里觉得有趣，心想：“他瞧我的模样就像瞧盘里的苹果一样。要不是今天我必须在天黑之前写好这篇文章……”

当初，帕泰尔松没什么底气地说要给他画幅肖像时，雅克真不忍心拒绝。画家已经好几个月没钱去请模特了，但又不能总是天天闲着不画画，因此他才开始画一些像苹果之类的静止物体。帕泰尔松当初说最多画四五次就可以完成。然而，今天已经是星期天了，雅克已经连续被画九天了。雅克强忍着烦躁的心情，每天在将近中午时分来到这个老城高处的房子里，按照老规矩摆好姿势，每次一摆就是两个多小时！

帕泰尔松显得非常兴奋，他先用画笔蘸了蘸调色板上的颜料。然后，屈膝弯腿，就像跳水运动员在试跳板的弹性一样，他一动不动地盯着雅克看了好一会儿，不放过每一个细微的表情。突然，他伸直手臂，像击剑运动员一样对准画布上某一点冲去，非常准确地在画布中画出一个亮点。画完之后他又重新退回墙脚，眯着眼睛，歪着头端详着刚刚画完的画，喘着粗气，活像一只被惹怒的猫。他看向还在当模特的雅克，终于开心地说：

“亲爱的，我在你的鬓角和额头上多画了些头发使你眉宇之间显得更有力量！效果非常棒……”

他将调色板和画笔拿到洗碗槽里洗了洗，然后转身走到角落里的草垫旁，直挺挺地躺到了一张草垫上。

“今儿中午就画到这吧！”

雅克长嘘了口气，终于解脱了啊，他站起来活动一下僵硬的身体。

“我可以看看今天的画吗？……啊！你今天进展得不错啊！”

雅克端详着这幅已经画好四分之三的肖像画，画里面他正坐在椅子上，只画了从头到膝盖的部分。他的左肩向后仰逐渐消失在背景里，右肩、右臂和右手肘有力地倾向前方。骨骼分明的手张开放

在腿上，在画的下面形成了一个生动的亮点。他的头侧向左肩迎着光微微仰起，像被额角和满头长发拉过去似的。从左边射过来光线，让半边脸都处在阴影中，但由于头微微向左倾斜，整个脑门都被照亮了。一头棕色闪亮的头发从左向右梳得整整齐齐，衬托着皮肤越发白皙明亮。帕泰尔松特意把头发画得很低很密，好像杂草一样又硬又密。坚挺的下颌紧贴着半敞开的白色衣领。嘴角一丝若有若无的苦笑衬托出了脸部粗犷而严峻的神情，使得那张大嘴非常突出，但嘴唇似乎画得不是特别令人满意。双眉紧锁显得忧心忡忡，深邃的目光像一湾潭水隐藏在半明半暗之中，但却恰到好处地显露出他坦率、坚毅的性格。但画中人的目光过于大胆放肆，这点跟现实中的雅克不太相符。帕泰尔松似乎也意识到这点。从总体上来说，这幅画很好地表现出了脑门、肩部和颌骨的强有力，但令他失望的是，这幅画没有画出那种顾视流盼中浮现的思索、忧伤和大胆的细腻神情。

“你明天还可以再来吗？”

“来就来吧，也不差这几天了。”雅克不情愿地回答。

床上方挂着一件雨衣，帕泰尔松坐起来，伸手去掏了掏雨衣的口袋。随后，他爽朗地大笑道：

“米特尔格现在都有戒心了；香烟都不放在这个口袋里了。”

帕泰尔松只要一笑，便马上露出了一副只有伙计才有的狡猾模样。在五六年前，他跟清教徒的家里断绝来往，独自一人从牛津来到瑞士生活，应该那个时候当过伙计吧。

他幽默地轻声说：“亲爱的，对不住啊，本为了感谢你今天能来，想请你抽一支烟的呢……”

他是宁可不吃飯却不能不吸烟的人，但为了能省钱买颜料却不

吸烟了。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颜料、香烟还是食物，他都从来没有长时间缺少过。

在日内瓦，有一大批生活没着落的年轻革命者，他们没有工作，只是随意地加入了当时的一些组织。那他们都是以什么为生呢？谁也说不清，反正他们就是活下来了。有一些像雅克一样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他们靠给报纸杂志撰稿来生活。还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工人、印刷工人、画匠、钟表匠，他们都有一些谋生的手段，有工作的就救济那些没工作的。这些人大多数是没有固定职业的，经常会做一些比较累工资却不高的低贱工作。一般情况，他们只要挣到一些钱就马上甩手走人。他们当中还有一些是衣衫褴褛的大学生，这些人以教课、在图书馆兼职或实验室打零工为生。相对而言这些人还是比较幸运，只要他们不是同时一分钱都没有就好。只要任何一个人有钱，就能保证那些身无分文、流浪街头的同伴能吃上几片面包和几块肉，喝上一杯热咖啡，抽上一根香烟。这种互助互惠的行为都是每个人自发去做的。这些人已经习惯每天只吃一顿饭，从不挑食，有的吃就行。这些年轻人生活在一起，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有着共同的理想抱负，有着同样的激情和信念。他们有的像帕泰尔松那样，乐观开朗，即使饿得头脑发晕，还常常开玩笑地说，这样更能促进大脑的活动。这也许并不仅仅是一句玩笑话。他们缺衣少食的生活状态使得他们思维、精神极度亢奋，他们经常聚集在街心公园、咖啡馆，或者在那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举行秘密会议。尤其在总部，秘密会议会更多。他们在那里相互交流由外国革命者带来的消息，交换彼此的观点和学习经验，以便怀有共同的激情和信念，为建设未来美好社会而努力奋斗；他们能够这样随时随地进

行无休止的秘密会议，这就得益于他们缺衣少食的生活状态。

雅克站在用来刮胡子的镜子前，整理了一下衣领和领带。

帕泰尔松小声嘀咕着：“亲爱的，你这么急急忙忙是准备去哪啊？”

他双臂张开半裸着上身斜躺在床上。他的手腕和脚踝很细，像女孩一样，但手和脚却很粗大。他的头很小，一头暗金色的头发因汗水打湿而粘在了一起，在玻璃窗的映衬下，像古老的镀金银器般发出闪亮红光。他的眼睛非常清澈明亮，这样反倒不能表达丰富的情感，天真无邪的眼神中仿佛总夹杂着一丝苦恼。

“今天我有很多事需要跟你说，”他懒洋洋地道，“首先，你昨晚离开会议地点太早了……”

“大家说来说去都是那么几件事，没什么新意，我有点累，就回来休息了。”

“也对……不过，讨论到最后还真是蛮精彩的，亲爱的……你错过了真是太可惜了。讨论最终以飞行员回答布瓦索尼的提问而结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这几句话能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他说话的语气泄露了他心中的厌恶。经过多次观察，雅克注意到这个英国人对被大家称为“飞行员”的梅奈斯特雷尔有种又爱又恨的感觉。在对“飞行员”看法的这一问题上，雅克从未跟画家表明过自己的观点。他对梅奈斯特雷尔的印象很好，不仅仅把他当作一个值得交的好朋友，更把他当作一个令人尊敬的老师。

他激动地转过身来：

“他都说了些什么？”

帕泰尔松并没有马上回答。他抬头看着天花板，嘴角露出了一丝古怪的微笑。

“那时已经接近会议的尾声了，很多人都像你一样提前走了……他让布瓦索尼先说，但你知道，他给人的感觉并不像在倾听……突然，他对依旧坐在他旁边的阿尔弗蕾达弯下腰，不看任何人，飞快地说道……等一等，让我想想他说了什么……他大致是这样说的：‘尼采，他以人的概念代替了上帝的概念。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才是第一步而已。现在我们应该推动无神论继续向前发展：把人的概念也取消。’”

“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雅克耸了耸肩，问道。

“‘等一等……’布瓦索尼问道：‘那用什么来代替呢？’飞行员听后笑了，你知道吗，他笑的模样让人感觉很可怕……他大声说道：‘不需要任何东西代替！’”

雅克听完不说话，只是微微笑了笑。天气很热，之前摆姿势又摆得很累，现在又急着想回去工作，他一点都不想跟这个正直的帕泰尔松讨论这个深奥的话题。他收起笑容，淡淡地说道：

“帕泰尔松，他思想很高尚，没什么可评价的！”

英国人用手肘撑起上身，直勾勾地盯着雅克说：

“不需要任何东西代替！你不觉得这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吗？”

雅克不搭理他，他只好又重新躺了下去。

“亲爱的，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飞行员曾经经历过什么才让他变成这样没有生气呢？我想他大概是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吧，难道是呼吸过有毒的空气？”他连语气都没有变，紧接着转身又对雅克说道，“我一直想请教你一个问题，阿尔弗蕾达跟飞行员你都很熟悉，你对他俩在一起有什么看法，觉得满意吗？”

雅克发现他自己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从整体来看，这个问题也不是问得毫无道理，但回答起来却非常棘手；出于本能，他

马上意识到不能再与这个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了。他打好领带，耸耸肩，谨慎得什么都没有说。

帕泰尔松似乎并不觉得这种沉默有什么难堪。他重新躺好，接着问道：

“今天晚上有雅诺特的讲座，你去听吗？”

雅克赶紧抓住这个转移话题的机会：

“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今天得赶一篇《信号灯》的稿子……如果能顺利写完，我大约六点会到。”他戴上帽子，说，“晚上见，帕泰尔松！”

“你还没有告诉我对阿尔弗蕾达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帕泰尔松急忙坐起来喊道。

雅克走到门边打开门，然后转过身来说道：

“我不清楚。”他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她有什么理由不开心呢？”

2

时间已经是下午一点半了，日内瓦人还在吃午饭，因为在星期天他们吃饭比较晚。骄阳照射在福尔堡广场上，房屋的影子投射在墙角形成一个阴影。

雅克斜穿过广场。了无人烟的广场上只有喷泉的潺潺声。雅克低着头快速往前走，热辣辣的太阳照射在后颈上，眼睛被柏油马路的反光闪得发花。日内瓦的夏天非常炎热，但不用太担心，虽暑气逼人却有益健康，从来不会让人觉得闷热潮湿，也不会让人觉得酷暑难耐。但像今天这样闷热的天气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当雅克发现

沿着狭窄的拉封丹路的棚铺往前走有一丝阴凉时，他还是感到非常开心的。

他一边走一边想着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为《信号灯》的书刊栏写的，主要是评论弗里契的最新著作。文章除去开头需要重写的部分，差不多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也许需要引用一段他前天晚上从图书馆抄下来的拉马丁^①的话作为文章的开端，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爱国主义有两种。一种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性黑暗组成，比如仇恨、偏见、憎恶。政府处心积虑地想分裂、愚弄人民，使人民接受这种扭曲的爱国主义，让他们互相猜忌攻击……相反，另一种是由人性的真善美组成的，包含着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真理和权力。”这是一种正确的、崇高而伟大的思想，但表达形式上……他微笑着想：“嘿，这也许还是一八四八年的那种古老的表达方式……但和我们今天的说法不也差不多吗？……除了和个别人的表达有点不同，”他脑海里立马浮现出一个人，“比如，飞行员。他是绝对不会这样说的……”想到梅奈斯特雷尔，他就马上联想到帕泰尔松刚刚的提问。阿尔弗雷达快乐吗？女人心海底针，谁也猜不透，他不敢回答是与否。……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同索菲亚·卡梅辛交往时的情形。自从他离开洛桑，离开卡梅辛老爹的公寓之后，就很少再想起她了。刚开始，她还来日内瓦看过他几次。后来，她就不再来了。也许她终于明白了，即使每次他都很开心地接待她，但他们已经回不到从前了。对于这样的结果，他还是感到有点遗憾……真是奇怪的女人……这么多年，他还是没能忘记她，在他的心里没有人能取代她。

^①拉马丁，19世纪法国的诗人兼历史学家。

他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他得走到罗纳河岸才能到家。他住在河对岸的格勒尼斯广场。那是一个贫民区，到处都是狭窄的小巷和破旧的房屋。广场中心有个公共厕所，广场的一角有一座四层的寰球公寓。这座公寓是带家具出租的，破旧不堪的门面被隐藏在暗处。低矮的门上挂着一只半圆形的玻璃球，每晚发光作为公寓的招牌。跟这里其他公寓不同的是，这里不租给妓女。这座公寓的所有者是韦赛利尼兄弟，他们还没有成家。几年前兄弟俩加入了社会党，几乎所有的房间都租给了革命者。这些革命者能付得起房租的很少，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房客因付不起房租而被韦赛利尼兄弟赶走的，但他们曾经有过把形迹可疑的人扫地出门的事。因为这地方鱼龙混杂，吸引着好人的同时，也同样引来了坏人。

雅克住在公寓的顶层，房间不大却很整洁。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房间只有一扇窗，却还对着楼梯口。房间里充满了各种从楼梯间传来的噪声和气味。只能窗户紧闭，打开吊灯，才能安安静静地工作。房间里摆放着一些基本的家具：一张单人床，一个大柜子，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洗漱的地方设在墙边。桌子很小，总是堆满了各种东西。因此，雅克要想写文章，就会拿一本地图册放在膝盖上当书桌用，坐在床上写。

他大约工作了半小时，就听见有人在敲门。

“进来。”他对门喊道。

虚掩着的门口出现一个头发蓬松的小脑袋。这是小个子范赫德，他患有白化病。去年他是跟雅克一起离开洛桑到日内瓦的，现在也住在寰球公寓。

“不好意思，蒂博先生，我有打扰到您吗？”虽然自从父亲死后，

雅克都用真名来签署自己的文章，但还有很多人像范赫德一样，仍旧用他以前的笔名来称呼他。

“我今天去了‘朗多尔咖啡馆’，正好莫尼埃先生也在那里。他让我帮忙转告您，飞行员让他转达您两件事。第一件，飞行员让您在五点钟之前去他家里见他。第二件，《信号灯》这星期不刊登您的文章，所以今晚您不必把稿子给他了。”

雅克头靠着墙，双手按在前面凌乱的稿纸上，松了口气说：

“太好了，不用赶稿了！”但随即又有点遗憾，“这星期二十五法郎的稿费又拿不到了……”虽然稿费很低，但也够他生活了。

范赫德一边微笑着，一边往床边走去：

“您在写什么，很难写吗？”

“是对《国际主义》这本书的评论，他的作者是弗里契。”

“那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呢？”

“其实，我自己也不是特别明白它写的是什麼，该怎么评论……”

“是评论这本书吗？”

“评论这本书以及书中所说的国际主义。”

范赫德听后，稀疏的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

“弗里契不是个共产主义者而是个宗派主义者，”雅克接着说，“而且，我觉得他把几个概念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了，比如，民族概念、国家概念以及祖国概念。因此，我在怀疑他的想法是不是对的，即使那些想法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正确的。”

范赫德眯着眼听得津津有味。透明的睫毛挡住了他的眼神，他嘴角向下，正噘着嘴。他挪到旁边的桌子旁，把桌子上的卷宗、盥洗用具和书往边上稍微推了推，然后就坐下来了。

雅克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迟疑，继续说道：

“对和弗里契持有相同观点的一些人来说，国际主义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取消祖国这个概念。难道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可避免的吗？……不能说得这么肯定！”

范赫德举起他那瘦弱的小手说道：

“我认为爱国主义无论如何都得取消掉！你想想，革命怎么能在一个国家这么狭隘的范围内进行呢？真正的革命，我们的革命，它是一项国际事业！它应该由各国工人共同实现！”

“对，是这样的。但你回过头想想，你不也把爱国主义和祖国的概念分得很清楚吗？”

范赫德固执地摇着他那长满白发的小脑袋。

“这本来就是一回事。你想想看，十九世纪的时候，人们大肆宣扬爱国主义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利用这种感情来巩固本民族国家的地位，从而在其他各民族中埋下仇恨的种子，酝酿新的战争！”

“我同意你的看法。但这都是那些民族主义者在每个国家扭曲了祖国的概念的结果，跟爱国主义者没什么关系。他们用盲目崇拜、好战的情绪替代了理智的、合情合理的、不伤害他人的情绪。这种民族主义应该被批判是毫无疑问的！但像弗里契那样，把对祖国的感情也舍弃掉的做法，就应该赞成吗？革命就要舍弃人类一切精神上、物质上、情感上的东西吗？”

“对！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应该斩断一切羁绊，无欲无求，一切只为革命……”

“等等。”雅克插话道，“你所说的那种革命者是理想状态的，是你所向往的，现实生活中的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再说，情感上的爱国